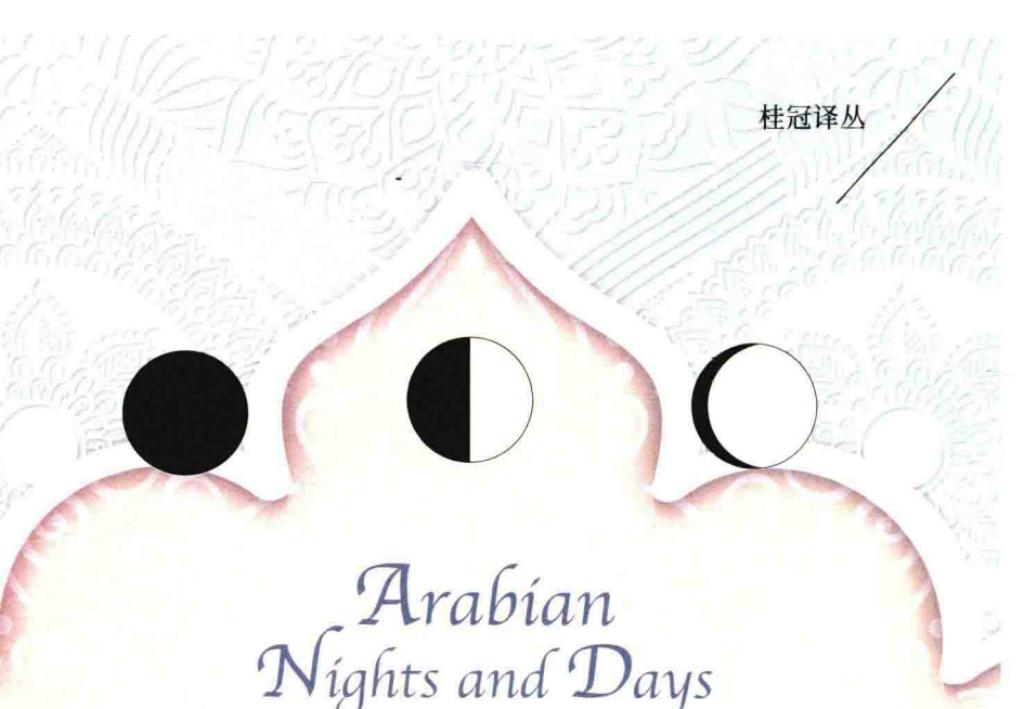


桂冠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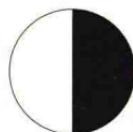
Arabian
Nights and Days

千夜之夜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Naguib Mahfouz

李唯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桂冠译丛

千夜之夜

Arabian Nights and Days

〔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 著

Naguib Mahfouz

李唯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3333

Naguib Mahfouz, translated by Denys Johnson-Davies

ARABIAN NIGHTS AND DAYS: A NOVEL

Copyright © 1979 by NAGUIB MAHFOUZ, 1995,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夜之夜/(埃)纳吉布·马哈福兹著;李唯中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桂冠译丛)

ISBN 978 - 7 - 02 - 014380 - 1

I. ①千… II. ①纳…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7385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张玉贞

装帧设计 李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7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80-1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 - 65233595

目 录

序幕	1
批发商萨纳尼的故事	10
贾姆沙·白勒迪的故事	31
脚夫阿卜杜拉的故事	55
努尔丁与敦娅佐德的故事	82
剃头匠阿基尔历险记	114
艾妮丝·吉丽斯的故事	141
古特·古鲁卜的故事	158
长黑痔的阿拉丁的故事	171
真假国王的故事	187
隐身帽	195
鞋匠马鲁夫的故事	211
辛巴德的故事	225
恸哭者	241
译后	249

序 幕

山鲁亚尔

晨礼毕，浓重夜色依然挺立在跳动的霞光前。

宰相丁丹应召去拜见国王山鲁亚尔。宰相脸上的庄重表情消失了，心中荡漾着慈父之情，他边换衣服边喃喃自语：

“现在命运已定……山鲁佐德啊，你的命运已定！”

丁丹宰相行进在山路上，前有侍卫举着火把带路，后有数位宫役跟随。天气潮湿，但那股寒意使人感到神清气爽。

三载光景，终于在恐惧与希望、死亡与期待之间熬过去了。这是讲故事的三年，正是那些故事让山鲁佐德的生命延续了三个年头。然而故事就像一切事物一样，有开头就有结尾，有始必定有终。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已经结束。

但亲爱的女儿啊，等待着你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丁丹走近坐落在山上的宫殿，侍卫引领着他来到下临巨大御花园的后阳台。

国王山鲁亚尔坐在一盏灯下，低着头，乌黑浓发盖顶，长圆脸上二目闪着亮光，丰隆长须垂在胸前。

丁丹上前向国王行吻地大礼。这位君王性情暴烈，手上沾染着无数无辜少女的鲜血，宰相丁丹尽管侍奉他达十载之久，心中依然充满恐惧。

国王示意熄灭唯一的一盏灯，阳台顿时被一片漆黑笼罩，御花园里那片散发芳香的树影依稀可辨。

山鲁亚尔国王轻声道：

“就这么黑灯瞎火一阵子，等待曙光到来。”

丁丹宰相略感轻松，说：

“陛下，愿大慈大悲的真主让您安享至美日夜！”

一阵沉默，丁丹不知国王心中是喜还是怒。只听国王平心静气地说：

“我想让山鲁佐德做我的王后。”

丁丹忽然站起身来，躬身亲吻国王的手，表达由衷感激之情，泪水差点从眼中流出。他激动不已地说：

“愿真主使陛下万寿无疆！”

山鲁亚尔国王似乎想起了那些无辜惨死之人，说道：

“实现公正有各种途径，宽容是一种方法，但刀剑也是。真主自有判断。”

“陛下，真主为陛下指明了通往睿智的正确道路。”

山鲁亚尔国王愉快地说：

“山鲁佐德讲的故事神奇动人，打开了多个让我沉思、神往的世界。”

丁丹宰相沉浸在喜悦之中，默默无言。山鲁亚尔国王又说：

“山鲁佐德还给我生下了王子，我心中的风暴已经平息下来。”

“愿陛下今世来世永远幸福。”

国王喃喃道：

“幸福嘛……”

不知什么原因，丁丹宰相忽然感到不安。

鸡鸣一声高过一声，国王像是在自言自语：

“人生是世上最难解之谜！”

不过国王惶惑的语气忽然消失，说道：

“你看哪！”

丁丹朝天边望去，那里射出神圣的万道霞光……

山鲁佐德

丁丹宰相请求见一见女儿山鲁佐德，宫娥带着他走进玫瑰阁，那里满铺地毯，四壁挂着玫瑰色帐幔，长椅、靠枕外罩红色绒套。

山鲁佐德、敦娅佐德姐妹在玫瑰阁迎接父亲。

丁丹说：

“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感谢真主。”

山鲁佐德让父亲坐在自己身旁。敦娅佐德回自己的宫室去了。

山鲁佐德说：

“我终于可以免于一死了。”

丁丹再次赞美真主恩德，山鲁佐德又难过地说：

“愿真主怜悯那些无辜丧生的少女！”

“你真是又聪明又勇敢！”

山鲁佐德压低声音说：

“父亲，您知道我有多么不幸啊！”

“孩子，千万小心！宫中处处是险境，隔墙有耳呀！”

山鲁佐德难过地说：

“制止了血流成河，我牺牲了自己。”

丁丹喃喃低语：

“真主自有明断。”

山鲁佐德愤怒难抑：

“魔鬼也有门徒！”

丁丹恳求道：

“山鲁佐德，他是爱你的呀……”

“自负与爱情不会集于一心。他从来都只爱自己。”

“爱情会创造奇迹。”

“我接近他时，嗅到的全是血腥气。”

“国王自然不能与常人相比。”

“罪恶毕竟是罪恶。多少姑娘无辜惨死在他的手下，多少信徒遭到杀害！王国内幸存下来的都是伪君子！”

丁丹痛苦难耐，说道：

“我笃信真主之心绝不动摇。”

山鲁佐德说：

“而我必须像大长老教导的那样，靠忍耐活下去。”

丁丹微微一笑：

“长老是个好老师，你是个好学生！”

大长老

巴勒西长老住在旧城区的一个普通宅院中。他那宽容温和的目光深深印在诸多新老弟子的心坎里，也永远铭刻在那些追随者的脑海中。人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是一位引领正道的导师，备受爱戴和欢迎。

他离开房间步入客厅时，他那正值青春的独生女祖贝黛走来对他说：

“父亲，城里可热闹啦！”

他毫不在意地说：

“穆黑尼医生还没到吗？”

“也许他正在路上呢，父亲。全城一片欢腾，因为国王立山鲁佐德为王后，改弦易张，不再滥杀无辜。”

长老从容镇静，没说什么，不过心里是高兴的。祖贝黛虽是他的女儿和学生，但闻道尚浅。

祖贝黛听到敲门声，立即走去开门，说：

“您的朋友看您来啦！”

穆黑尼医生进门，与长老拥抱，在老朋友身旁坐下来。两人在壁灯光下像往常一样聊起天来。

穆黑尼说：

“不用说，您已经听说那个好消息了！”

长老笑道：

“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

医生说：

“所有人都为山鲁佐德祈福，但功劳最应该归您啊！”

长老说：

“一切功劳归于真主。”

“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我是清楚的，我确信，若山鲁佐德不是自幼由您亲自指教，她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山鲁佐德。若不是您教她熟知那些故事，她也不能阻止国王滥杀无辜。”

长老说：

“朋友，您的毛病就是总是夸大智慧的作用。”

“智慧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啊！”

“我们应当明白，智慧是有限度的。”

医生说：

“有些信徒认为自己的智慧无限呢。”

“我曾试图引导这些人走向正途，但均告失败，而您就是为首的一位。”

“长老，老百姓很可怜，需要有人帮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

长老信心满怀地说：

“也许一颗纯洁的心灵能够拯救一个民族。”

医生愤慨地问道：

“阿里·苏鲁利是我们区的执政官，如何才能将整整一个区从他的腐败中拯救出来呢？”

长老难过地说：

“会有很多人起来抗争的。”

医生说：

“我是医生，只关心什么于人有益。”

长老温情地拍了拍医生的手，医生微微一笑说：

“您给大家带来了和善与吉祥！”

长老说：

“万赞归于真主！任何欢乐都使我感到高兴，什么痛苦也伤害不了我。”

“我的好朋友，可是我感到非常痛苦啊！我一想起那些因说真话、谴责滥杀无辜与抢夺财产行径而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我便感到痛心疾首，简直难以忍受！”

长老说：

“我们多么容易受到一些事情牵制啊！”

医生沮丧地说：

“那些高尚、诚信的人都牺牲了。我的京城啊，我真为你感到惋惜！如今掌控你的是一帮伪君子。长老啊，为什么行囊里剩下的总是最坏的牛肉呢？”

“下流无耻的人是很多的啊！”

区中的各个角落传来鼓乐声，两人意识到人们正在庆祝那个喜讯。医生决定到“王子咖啡馆”去坐坐。

“王子咖啡馆”

“王子咖啡馆”位于商业大街右侧。咖啡馆宽大而方正，大门朝向大街，窗子则向着旁边的胡同。厅堂一侧设有供社会上层士绅落座的雅席，而中央则是平民的座位。随着季节变更，咖啡馆供应各

种冷热饮，还提供多种麻醉品和大麻烟供客人享受。

每当夜幕降临，众多士绅进入馆里，如批发商萨纳尼和他的儿子法德勒，哈姆丹·泰尼舍、凯尔姆·艾西勒、赛哈鲁勒，药剂师伊卜拉兴和他的儿子哈桑，布商基里勒、努尔丁和驼子舍姆鲁勒等。还有许多平民出现在那里，如脚夫拉吉布及其同伴辛巴德，剃头匠阿基尔及其儿子阿拉丁，卖水人易卜拉欣和鞋匠马鲁夫等。

那天夜里，大家全都沉浸在幸福的气氛之中，不多会儿，医生便坐在了药剂师伊卜拉兴、百万富翁凯尔姆·艾西勒和拍卖古董商赛哈鲁勒等士绅旁边。

那一夜，人们都从恐惧中逃离出来，父亲不再担心女儿遭到残害，不会再做噩梦。

只听人们反复高声呼喊：

“蒙真主怜悯逝去的灵魂！”

“祝虔诚的男男女女好运！”

“万赞归于真主！”

“永别了，眼泪！”

“女中豪杰山鲁佐德万岁！”

“感谢那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欢呼声、喧闹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脚夫拉吉布见辛巴德不斷高声喊叫，便问他：

“辛巴德，你疯啦？”

爱管闲事的剃头匠阿基尔说：

“在这个幸福的夜晚，他怎么就疯了呢？”

“他好像厌倦了自己的那份工作，也厌倦了这座城市，打算从今以后再也不当脚夫了。”

“难道他想当区执政官？”

“他一直缠着船长，终于被接纳为船上的雇工。”

卖水人易卜拉欣说：

“舍弃陆上有保障的谋生手段，妄想去海上追求并不明朗的前程，真是个疯子！”

鞋匠马鲁夫说：

“尸体向来都是水的营养品。”

脚夫辛巴德挑战似的说：

“我厌烦了胡同街巷，厌烦了搬运家具什物，一点儿新鲜感都没有，世上有另一种生活。河川相连，大海延伸至远方，远方是岛屿、大山、种种生物，说不定还有天使和魔鬼呢！那些地方似乎在召唤着我，使我无法抗拒！我曾对自己说：辛巴德，碰碰运气吧，到变幻莫测的天地中体验一下吧！”

香料商努尔丁说：

“人挪活嘛！”

辛巴德说：

“还是年轻伙伴说的话我爱听。”

剃头匠阿基尔讽刺地问道：

“脚夫兄弟，你还想和绅士套近乎吗？”

努尔丁说：

“我们曾经肩并肩坐在一个角落，听巴勒西长老讲课。”

辛巴德说：

“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听经闻道。”

阿基尔继续讥讽道：

“你走了，陆上没你不少；你到了海上，海上有你也不多。”

这时医生穆黑尼开口说话了：

“有真主关照，你只管大胆去干！但你要机灵一些。但愿你能记住沿途的一切奇闻异事。辛巴德，你什么时候启程？”

辛巴德咕哝道：

“明天早上。我期望留下来的人都安好。”

脚夫拉吉布对同伴说：

“辛巴德，与你分别，我是多么难过啊！”

批发商萨纳尼的故事

时光老人轻轻敲击他内心的时钟，将他唤醒。他睁开眼朝床附近的窗子望去，他透过缝隙发现整座城市依然笼罩在夜幕之下，一切寂静无声。他离开妻子乌姆温暖的身体下床，双脚踏在柔软的波斯地毯上，伸手去摸烛台，没想到触到一个厚重坚硬之物，禁不住惊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呀？”

忽然一种异样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那是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既非人的声音，也不是动物的声音。那声音震耳欲聋，仿佛扩散到了整座城市的角角落落。那声音愤怒地说道：

“瞎子，你踩着了我的脑袋！”

他害怕得要死，他是个胆小的人，只会买和卖、讨价还价。

那声音又叫道：

“傻瓜，你正踩着我的头！”

他声音颤抖地问：

“你是谁？”

“我是高姆高姆。”

“高姆高姆？”

“本城的善魔。”

他几乎被吓死，张口结舌。

“你踩痛了我，应该受到惩罚！”

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善魔接着说：

“伪君子，我昨天还听你说什么‘我不怕死’，怎么现在害怕得都尿裤子了呢？”

他终于开口求情：

“宽恕我吧！怜悯我吧！我还有家小。”

“我必须惩罚你！”

“我没想过要冒犯您啊。”

“你们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为了达到卑鄙目的，无休无止地欺压我们。难道你们奴役人类当中的弱者还不感到满足吗？”

“我向您起誓……”

善魔打断他：

“我不相信一个商人的誓言！”

他说：

“我求您怜悯、宽恕。”

“我凭什么要怜悯、宽恕你？”

他恳切地说：

“您的肚量大呀！”

“你别想像欺骗你的顾客那样欺骗我！”

“看在真主的分上，你就行行好吧。”

“世上没有无代价的怜悯和宽宥！”

他突然感到希望，热情地说：

“我听从您的吩咐。”

“当真？”

他热切地说：

“尽我的全力！”

善魔用镇定但可怕的语气说：

“杀掉苏鲁利！”

欢乐立刻变成失望，就像从海外弄来一件宝贝货物，但打开一

看，却发现货物已经损坏。他张皇失措地问道：

“你指的是我们区的区执政官苏鲁利？”

“正是他！”

“他是执政官，住在戒备森严的官府里，而我不过是个商人。”

善魔厉声喊道：

“那就没有什么怜悯、宽容了！”

“先生，您何不亲手去杀他呢？”

善魔大怒道：

“那家伙用黑魔法制服了我，让我做一些违背我良心的事。”

“您的力量远在黑魔法之上啊！”

“我们也要遵守一些法律的。别争论啦，你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

批发商萨纳尼热情地说：

“您没有别的什么愿望吗？我家财万贯，有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珍宝。”

“低能儿，你不要白白浪费时间啦！”

批发商萨纳尼见利诱无用，终于失望地说：

“我服从您的命令。”

“你小心点，别想骗我！”

“我已经听天由命了。”

“你就是逃到天边，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你在我的掌控之中。”

此时此刻，批发商萨纳尼只觉前臂疼痛难忍，于是竭尽全力大喊一声……

二

乌姆说：

“你怎么还不睡？”

批发商萨纳尼听到妻子的声音才睁开双眼。乌姆点燃蜡烛，批发商萨纳尼张皇失措地环视四周……他刚才分明是醒着的，怎么会有梦呢！他活生生地受了一次惊吓，虽说如此，还是觉得万幸，内心渐趋平静。他经历了一次磨难，世界又恢复原状。他受过一番地狱般的折磨之后，又尝到了生活的甜美。

批发商萨纳尼叹了口气，说：

“但求真主保佑我免受魔鬼纠缠。”

乌姆将散乱的发束往头巾里塞，一脸倦意地望着丈夫。批发商萨纳尼陶醉在得救后的喜悦之中，说：

“感谢真主将我从大难中救了出来。”

“法德勒他爸，愿真主保护我们。”

“乌姆，我做了一个噩梦。”

“但愿梦与现实相反。”

她领着批发商萨纳尼向卫生间走去。她点着壁灯。批发商萨纳尼紧随其后，说：

“我和善魔打了半夜交道。”

“你是敬畏真主的人，怎会跟善魔打交道呢？”

“我打算把梦讲给巴勒西长老听。你现在离开吧，我要做小净。”

批发商萨纳尼开始做小净。他在洗左前臂时，颤抖着停了下来，说：

“真主啊！”

他惊恐地望着左前臂上那状似咬痕的伤口——他绝没有看花眼，他看得清清楚楚——伤口还在缓缓流血。究竟是被什么咬的呢？

批发商萨纳尼摇了摇头，嘟囔道：

“这不可能！”